我们走近 这些直面家庭阴霾的坚强学子

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阳光助学行动”中,我们走近的正是这些不幸的家庭,疾病、穷困、意外,这些家庭承受着常人所不能承受之艰难和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走近了那些直面阴霾的坚强学子,勤奋、刻苦、阳光,这些孩子们经历着同龄人难以想像的困苦,柔弱的肩膀担负着改变命运、撑起家庭的责任。一次次的走近,一次次的揪心,一次次的感动,一次次的欣慰。这些孩子成长了,他们的坚强、他们的乐观,一次次告诉我们:今天的不幸是一笔财富,他们的未来一定不是梦。

曾晓瑜:推让资助给同学的阳光女生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女孩曾晓瑜是松阳工会和教育局向记者推荐的一个贫寒学子,第一次记者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和妈妈正好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几十里的山路不通车,只能靠步行,而且手机信号不好,记者只好和她约好下次再通电话。

8月13日晚上,记者通过QQ联系上了曾晓瑜,告诉她近期记者可能会去家庭走访。曾晓瑜听罢,问道:“这个‘阳光助学行动’全国只有100个名额吗?”在得到记者肯定的答复后,晓瑜停顿了几秒钟突然提出:“我想我还是不要接受资助了。但即使不接受资助,我自己以后也会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记者疑惑,低保家庭的孩子怎么会拒绝资助,赶紧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想到电话那头晓瑜说:“我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我们家还有房子,我的同学家连房子都没有。”记者跟她说,如果同学家里确实困难,可以把“阳光助学行动”的信息告诉同学,“阳光助学行动”的宗旨就是找到并帮助需要帮助的寒门学子。随后晓瑜发来了她同班两名同学的姓名和班主任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一早,记者拨通了晓瑜班主任张丹老师的电话,张老师告诉记者,晓瑜说的那两名同学都是低保家庭,生活确实都比较困难。

8月14日出发去松阳的路上,记者还在想,晓瑜家有房子,会是什么样的房子呢?当晓瑜出现在记者和随行的公羊会丽水分会志愿者面前的时候,她的热情大方和阳光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晓瑜和妈妈把记者一行4人引到她的家里,家里确实有房子,3年前他们根据政府统一规划,从偏远的山区搬到了这个离县城不远的村庄,用全部的积蓄和政府的补贴建起了3层楼房。和邻居家不同的是,晓瑜家的房子外面是红砖,里面一层两间房子正中间都堆满了沙子和石子。晓瑜的爸爸说,这些沙子已经放了3年多没动过了。

原来建房子那一年,晓瑜的爸爸先是被石头砸伤了脚,紧接着又发生了股骨头坏死,不能下蹲,弯腰也很困难,仅看病就花了八九万。真可谓祸不单行,不久,晓瑜的妈妈又被查出患有红斑狼疮,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检查一次,常年需要服药,还不能干重活。

为了治病,房子只建了个空壳,地面和楼梯都是最原始的样子,高洼不平,楼梯甚至没有栏杆,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晓瑜的妈妈说仅有的桌子柜子不是亲戚和邻居不用的,就是十几年前他们结婚时的嫁妆。晓瑜生活也很节俭,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亲戚淘汰下来的。虽然疾病缠身,但是乐观的晓瑜爸爸妈妈脸上始终荡漾着微笑。

肖杰:伴随缝纫机声的十年寒窗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肖杰是晓瑜推荐的同学之一,在晓瑜的带领下,我们很快找到了肖杰的“家”——松阳县西屏镇南直街菜场边上一间加工服装的小店面。

尽管当天上午记者和卢女士有电话联系过,但真正见到陌生人来,肖杰和母亲卢女士还是显得比较局促。肖杰看上去身材单薄,十分腼腆。哪怕是见到老同学来,他也没有多少话语。

记者仔细打量这间位置偏僻的裁缝铺子,房间前面三分之二的面积作为裁缝铺子加工服装和接待顾客的场所,靠墙的地方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料,中间摆着几台古老的缝纫机、锁边机;一台老式电风扇在吃力地摇头旋转。店面里面的三分之一空间则分别隔出了卧室、厨房和洗漱间。厨房里中午吃剩的菜和汤都还留在桌上。掀开一道布帘,中间被简陋的衣柜隔开,分别是肖杰和母亲的卧室,看上去不透风不透气,黑洞洞的。

肖杰的母亲卢女士对记者说:“肖杰从读小学一年级起就跟着她,由于租金太贵或者租用的房屋拆迁,10多年来她的裁缝铺子换了四五个地方,肖杰也就跟着辗转换了四五个地方。”10多年来,裁缝铺子搬到哪里,“家”就安在哪里。“现在这个店面位置偏僻,租金便宜。是10多年来条件最好面积最大的,之前的空间还要小,居住条件还要差。”

做一件衣服除了几十块的布料成本费,再收点加工费,加起来可能不会比现成买一件衣服便宜,所以现在来店里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月的收入交了房租后所剩无几。

在这个“家”里,我们没有找到可供肖杰安心学习的地方,肖杰的母亲指了指面前的缝纫机,告诉记者:“肖杰一直就是在我旁边看书学习,我在这边缝衣服。”10多年来,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但肖杰的耳边始终有一种固定的声音,那就是母亲踩出的缝纫机声,肖杰正是伴着这种声音,在母亲的庇护下慢慢长大。

肖杰上初中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用柔弱的双肩一人挑起了家庭全部事务,一心只为儿子能有书读有学上,将来有出息。然而当肖杰真正收到湖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母子俩高兴没两秒钟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中:每年1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该怎么办?

周能理想:为省钱弃专业不弃理想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周能理想是曾晓瑜推荐的第二位同学。他的家更难找一些,记者和随行的丽水公羊会分会志愿者兜兜转转绕了好大的圈子,一路询问才找到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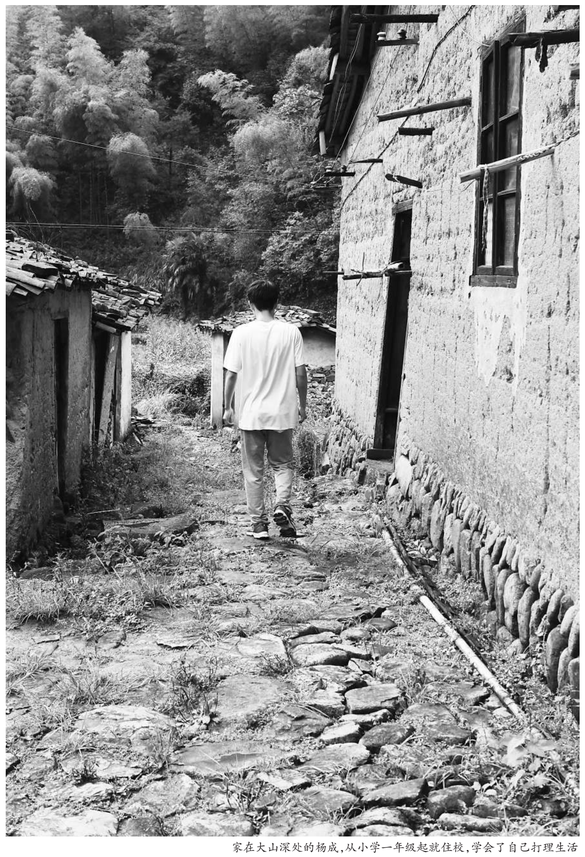
我们来到了周能理想家。他的父亲坐在轮椅上,母亲则不在家,细问才知道在一个星期前就到杭州看病去了。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周能理想和父亲都不知道,母亲没有告诉他们,只是母亲隔段时间就要去趟杭州,每次要去一周左右的时间。记者心想:这父子俩怎么这么马大哈,连母亲到底得了什么毛病都不知道?

周能理想告诉记者,父亲5年前给人造房子时从三楼摔下来导致高位截瘫,如今大小便失禁,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给父亲治病期间花光了家里所有生活积蓄,还欠下了很大一笔钱。近些年母亲身体状况也不好,去医院治疗花了几万块钱。周能理想说,小时候爸爸还会骑车送他读书,可是自从爸爸受伤以后,除了看病,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基本上整天就待在家里,除了轮椅,客厅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就是父亲最好的陪伴。

周能理想的母亲到底得了什么病?回到杭州,记者拨通了周能理想的母亲占女士的电话,她很意外,不停地向记者赞叹儿子是多么懂事。并且让她骄傲的是儿子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来也没有让他们操过心,小学一年级起就经常帮她做饭,读书时从学校到家里十几里的山路,他常常是一路抄近道跑回家。母亲说本来儿子的高考成绩高出一本分数线很多,可以报他最喜欢的一个专业,但是因为学费相对比较高,儿子最终选择了浙江农林大学。周能理想说,放弃喜爱的专业,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

记者问占女士到底身体哪里不舒服,她欲言又止。记者再三询问,她才含糊地说是肝胆方面的疾病,看过浙一等大医院的专家,目前身体时好时坏,差不多3个月就要做一次详细的血液化验和B超检查。近来医生推荐她吃中药调理,3天去一次医院,排队、挂号、看病诊治、付钱、拿药,一去就是大半天。

占女士再三交待,不要把她的病情告诉儿子,她说儿子小小年纪承载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她不想儿子和丈夫为自己操心,所以计划在杭州找份工作,方便看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技术身体又患病的她,怎样在杭州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呢?



家在大山深处的杨成,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住校,学会了自己打理生活

张吉成:直面不幸的勇敢男孩

■见习记者王艳

“我见过可怜的孩子,但是没见过这么可怜的!”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方跃再三对记者说,“请你们一定要帮帮他,真的是太可怜了!”

本报记者冯伟祥在他的微信里推介了“阳光助学行动”的信息后,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文联主席方跃第一时间与本报联系,并推荐了一名父母双亡的孩子张吉成。

张吉成是岳西县文联扶贫村的一个帮扶对象,是安徽省岳西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三农学班学生,今年考取了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专业。家庭无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双亡,父亲留下债务数万元。目前张吉成和继母相依为命,生活极其艰难。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记者接到了张吉成的电话,电话中的他似乎不大愿意多说什么。考虑到父母双亡的孩子,如果直接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可能会勾起他伤心的回忆,这对于孩子来说过于残酷,记者希望通过侧面了解张吉成的情况。

没过两天,张吉成的姑姑拨通了记者的电话,咨询阳光助学的事情。她说,张吉成是个不幸但又坚强的男孩,中考前夕,母亲因抑郁症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丢下张吉成和张吉成年迈多病的奶奶以及身患强直性脊柱炎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中考后,懂事的张吉成打算辍学打工,被父亲阻止了,父亲告诉他,再难也要坚持求学。

于是,张吉成忍着失母的悲痛,带着父亲的期望,进入了岳西县职教中心就读。之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家中捉襟见肘。这时,善良的继母经人介绍和张吉成的父亲重组家庭,继母对张吉成疼爱有加。然而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厄运再次降临,张吉成的父亲因车祸撒手人寰。想着父亲的期望,张吉成强忍着悲痛,在老师、同学和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本科专业。

前两天,岳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刘和国又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同样推荐贫寒学子张吉成。原来刘警官正在张吉成所在的村庄挂职锻炼,走访过程中,刘警官发现张吉成的家一贫如洗,张吉成平时学习用的是一张破旧的小桌子,吃饭的时候又要临时腾出来当饭桌吃饭。家里的凳子经常是缺胳膊少腿也舍不得扔,两间泥土房之外一无所有。刘警官同样希望品学兼优的张吉成能得到资助。

接连遭遇不幸却依然选择勇敢面对的孩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助他。

懂事的姐姐,带着妹妹到地里摘菜

徐剑:埋头实干的“爱心大使”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徐剑的母亲在他10个月大时因病去世后,徐剑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探访前,听说徐剑是学校的“爱心大使”,记者心里一遍遍地猜测,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孩呢?阳光开朗,热情大方,说话滔滔不绝?

当记者一行在江山市妇联、清湖镇妇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找到徐剑家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破败不堪的老房子,这还是徐剑的爷爷留下来的。眼前的徐剑内向、憨厚、不爱说话,一度让记者产生了错觉。看见陌生人来访,徐剑害羞腼腆,紧张得满头大汗,说话声音小得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

说起“爱心大使”这个称号,徐剑过了老半天才谦虚地说:“还是中学时,没什么事。”记者让他再仔细想想,可是等了好半天只回答了两个字:“忘了。”

此后的其他问题,徐剑也是惜字如金。声音始终如唇语,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徐剑的父亲在一旁看着,也很少插话。徐剑考取了国防生,记者问道:“你这个样子去学校军训怎么办,怎么喊口号?”徐剑听后憨厚地笑了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记者电话采访了徐剑的初中老师、高中老师以及他最好的朋友,通过他们的叙说,了解到徐剑不仅是“爱心大使”,还是一个“实干家”。

徐剑的初中班主任林德俭老师对记者说,徐剑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可能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有些内向。林老师曾经为了锻炼徐剑的胆量,树立他的自信心,特意安排徐剑担任班长。

最让林老师记忆犹新的是,徐剑虽然家庭贫困,依然乐于助人。林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家境比徐剑家还困难,更不幸的是,父亲意外受伤,做手术需要很大一笔费用,班级发动同学捐款,当时同学大都捐了10元、5元,没想到徐剑也捐了5元。

徐剑的高中班主任罗建老师用16个字评价徐剑,“学习用功,诚实善良,做事认真,默默无闻”,罗老师告诉记者,徐剑经常参加班级组织的助老活动和公益环保活动。

徐剑的高中同学柴鹏鑫今年考取了浙江大学,他曾经是徐剑的同桌,和徐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柴鹏鑫说,徐剑数学成绩特别好,曾获得江山中学数学竞赛一等奖。班里同学遇到数学难题的时候找他,他都非常乐意帮忙解答,同学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实干”,就是踏实肯干。

柴鹏鑫说,徐剑是个慢热型的人,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是有说有笑,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这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家”。

徐梦颖在做家教攒学费

走到谁家,都有这么多褪色的奖状

伴随着妈妈缝纫机声做作业的男生

公羊会的志愿者和记者一起走访学生

深夜,记者还在大山深处的小村走访

郝阳光:无声家庭里活出精彩

■见习记者杜成敏

见到郝阳光(化名)当天时,他正好收到安徽省滁州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录取的专业是地理信息科学。这让郝阳光有种如愿以偿的兴奋,高中三年他最喜欢的课程就是地理课,“需要一定的想像空间和理解能力,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是蛮擅长的。”

郝阳光喜静,静静地看书,静静地思考,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1996年,郝阳光出生在象山县西周镇,父母均是聋哑人。

为了让郝阳光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爷爷带着他跟自己住在了一起。郝阳光父母原是化纤厂工人,工厂倒闭后,母亲在街头四处摆摊卖杂货,但由于无法与人交流,这小买卖也没能坚持多久。所有的家庭收入只能靠父亲在殡仪馆打杂的2000元收入维持。

逆境让郝阳光更加努力,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在亲戚和邻居眼里,郝阳光安静斯文、乖巧懂事,从小到大,他几乎没向家里要过零花钱。当同龄的孩子拿着平板电脑、吃着零食、玩着电脑游戏,他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需要。”平常空闲的时候,他就会帮家里做家务。15岁那年,爷爷去世,郝阳光站在爷爷的遗体前,悲痛地说:“爷爷,您为什么等不到我长大孝敬您就走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禁动容。

中考结束后,郝阳光顺利考上了县里数一数二的高中:象山三中。一向懂事的郝阳光此时却突然提了一个要求:想要一只手机。手机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并非必需品,何况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也算是个“奢侈品”。虽然疑惑,但父亲仍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买了一只手机。

后来才知道,郝阳光要手机不是因为要面子,因为父母是聋哑人,去县城读书后,和父母的交流更不方便了,有了手机,就可以给父母发发短信,说说心里话。这样父母也不会孤单了。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这些年来,郝阳光的老师、同学及社区和公益组织都给予他不少的帮助。他都记在心里,他说:“我会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帮助别人就是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最好谢礼。”

毛美丽:柔弱的背后是一颗坚强的心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她父亲脾气不好,患有精神分裂症七八年了,无劳动能力,父母离婚后母亲改嫁,还患有心脏病,生活十分困难。”8月11日下午,毛美丽(化名)的叔叔通过电话简单地向记者介绍了毛美丽的情况。记者不无担心地问毛美丽的叔叔:“如果直接问毛美丽这些家庭情况,她能接受吗?”“没关系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记者联系了毛美丽,通过电话后又通过QQ和她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毛美丽是一个松阳县农村家庭的孩子,爸爸妈妈一直感情不和。“我童年的回忆中,最多就是他们打架吵骂的声音,一家三口同桌吃顿饭,能有一个晚上没有争吵,然而这些都只是我的奢望。”

毛美丽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个人陪妈妈到杭州看病,妈妈因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手术,可是这个时候父亲都没有来杭州。手术后妈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医生还递给毛美丽一张病危通知单,毛美丽说那时只知道是张纸,并不知道病危通知单意味着什么。后来妈妈看到这张病危通知单,毛美丽和妈妈两个人抱头痛哭。回忆起往事,毛美丽一边打字一边流泪。谈初中的时候父母因性格不合离了婚,毛美丽觉得父母离婚对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她再也不用听到父母的吵架打架声了。

毛美丽是个懂事又刻苦的孩子。初中时,她考进了重点班,其间她的父母离异了,考虑到妈妈患有心脏病所以选择跟随父亲生活。从那以后毛美丽学会了一个人陪妈妈到杭州看病,妈妈因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做手术,可是这个时候父亲都没有来杭州。手术后妈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医生还递给毛美丽一张病危通知单,毛美丽说那时只知道是张纸,并不知道病危通知单意味着什么。后来妈妈看到这张病危通知单,毛美丽和妈妈两个人抱头痛哭。回忆起往事,毛美丽一边打字一边流泪。谈初中的时候父母因性格不合离了婚,毛美丽觉得父母离婚对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她再也不用听到父母的吵架打架声了。

毛美丽是个懂事又刻苦的孩子。初中时,她考进了重点班,其间她的父母离异了,考虑到妈妈患有心脏病所以选择跟随父亲生活。从那以后毛美丽学会了一个人陪妈妈到杭州看病。高中后,生活又给了毛美丽更大的一棒:“爸爸患了精神分裂症,每个周末回家,我都能看到爸爸发病的样子,委屈,无奈,无助……”

不过,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有着她坚强的一面,“我一定要努力,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她对记者说,没什么好埋怨的,该承受还是要自己承受,努力才有可能改变命运。她说,“大学也不是我学习的终点,我还是会保持踏实的学习习惯完成我的学业。”

毛美丽还有一个心愿:以后工作了赚了钱,治好爸爸妈妈的病。

杨成:稚嫩双肩挑起生活重担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汽车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爬行,越往上,山路越窄,路越难行。40多分钟后,前面已没有道路,汽车无法继续行驶,记者和给我们带路的江山市妇联巫林丽以及江山市塘源口乡妇联工作人员准备下车徒步前往大山的最深处,杨成(化名)的家就在那里。这时天空忽然聚集了乌云,雨说下就下,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我们在车里被困了20多分钟。

等雨稍微小了些,一个瘦小的男孩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原来是杨成担心我们淋雨,带着两把雨伞迎出来,自己戴着一顶破旧的斗笠。

大山的最深处散落着四五户人家,杨成的家在最里面——一座土房子。这土房子还是他的太爷爷留下来的,距今60多年了。杨成说,这个土房子里原本住了4户人家,后来其他人家陆续搬了出去,目前只剩他和父亲以及本家一位年近60的叔叔住在里面,3个男人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家,而父亲和叔叔精神方面都有疾病,不发病的时候勉强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去的当天,他的父亲外出打工了,叔叔精神状况不太好,一直在房间里睡觉。

杨成说,他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三四岁时他的母亲不堪忍受家庭的贫困和大山的闭塞,外出打工,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父亲病了,母亲又弃家而去,杨成只好跟着年迈的奶奶、外婆生活。不幸的是,去年最疼爱他的奶奶因患癌症,也离他而去。

悲惨的命运,坎坷的人生,杨成没有被打倒。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他跟着高年级的邻居走到5里外的学校报名。妈妈给他送来一领凉席,从此他就一直住校,早已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假期里,他就到工厂打零工赚些生活费,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自己养活自己。

墙壁上,七八张奖状因为风吹日晒,早已褪了色,勉强能看出当年杨成被评为“三好学生”等各项荣誉。杨成说,他小学、中学时成绩都比较好,经常得奖状,升入高中后因为偏爱文科,所以高考成绩不是太理想,如今大学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准备当老师,也想做记者,这些都是他喜欢的职业,也是他的梦想。

离开杨成家,推门出去,已是雨过天晴,四处都是青山,空气格外清新,阳光格外灿烂。

吴晓芳:泥胚土屋里走出的自立女生

■记者赵华佳 见习记者王艳

吴晓芳(化名)的家在中国廊桥第一乡、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中国香菇第一城庆元。晚上9时许,记者一行沿着村间小路,一路前行,脚步最终停止在一间泥胚土房子。带路的村长介绍,这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现在已有四五十年了,这屋子里有3家十几口挤在一起住。

此时,吴晓芳的爸爸妈妈,阿姨、伯伯正等候在家里。吴晓芳不在家,这个暑假,她接了个县城里做家教的活,很少回来。

房间电灯照着最亮的地方贴满了吴晓芳从小学到高中历年来的奖状,几十张奖状贴得整整齐齐。

村长介绍说,吴晓芳非常乖巧懂事,多年来在学校一直担任班长,学习成绩也一直拔尖,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一直是村里其他孩子学习的榜样。

今年高考,吴晓芳以60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工商大学,消息早已传遍全村。然而问起吴晓芳的爸爸妈妈是否知道女儿考取的学校?她的妈妈连连摇头,“女儿告诉了好几遍,都没记住,我们两个没有文化,一天书都没有读过,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吴晓芳的妈妈5年前还发生过一次车祸,在医院躺了3天才清醒过来,但头部受伤留下了后遗症。3年前不幸再次遭遇交通意外事故,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更加严重。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住院治疗了两个月也没有完全康复,记性越来越差。

憨厚的爸爸也记不住女儿到底考取了哪所学校,在他们的眼里,女儿很懂事,生活很节俭,读高中时每个星期从家里拿点米去学校蒸饭吃,菜钱加零花钱每个星期只有20元。

说到女儿的大学学费,夫妻俩再次摇了摇头,家里仅靠打零工赚不到几个钱。吴晓芳后来告诉记者:“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心中百感交集,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将要步入大学,将要靠自己改变命运;忧的是大学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仍没有着落。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戒烟戒酒,尽一切可能减少家庭支出。但是父亲的年纪渐渐大了,身体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前两年,体检发现肝、胃都有问题。外出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家里种田,所以家庭经济入不敷出。”

“我渴望可以冲破大山的阻碍,去追寻心中的梦想!”吴晓芳对未来充满憧憬。

竺子健:“听”出来的浙大新生

■记者谢郁翔

小寸头、蓝色T恤、黑色长裤、一米七的个头……眼前的竺子健18岁,跟一般这年纪的男孩没什么不同。只是说话时,子健经常会用手去托他的眼镜框,镜片的折射很容易让人注意到他的眼镜片,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厚。

从小学开始,子健就发现自己看不到黑板,只能通过听和看书理解上课的内容。因为这个特殊情况,老师们都很照顾他,让他坐在讲台的旁边听课。黑板上的内容只有等到下课后再去抄。

子健说他的眼睛每天只能做3个小时作业,为了提高效率,他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就是课后列清单,看自己哪些部分没有学好,整理出主次,找出自己薄弱和不熟悉的地方再深入复习。

在今年的高考中,有着视力四级残疾的子健以文科691分的高分被浙江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录取。子健说,691分这个成绩真的很一般。“文科班里的学霸太多了,我考的不算好。”

竺子健成长于一个特殊的残疾人家庭,父亲因小儿麻痹症双下肢残疾,母亲患先天性白内障,这也遗传给了子健。他们家属于海宁的低保家庭,即便如此,一家人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坚强走过每一天。

见到竺子健,是在他父亲的病房。因为要做肝移植,最近一直在浙一医院住院。有子健陪伴,病房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阳光。子健就是这么一个阳光男孩。

让竺子健最感恩的语文老师王火金告诉记者,“他是特殊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这一家人真是了不起,这孩子是我教书30多年来见到的最优秀最乐观的孩子。”

王火金还说起了一个细节:每次子健的头像在班级QQ群闪动的时候,很多女生就会接连回复“男神!男神!”。

女同学们为什么会叫他“男神”呢?因为视力残疾,高一的时候,学校举办首届“十佳歌手大赛”,子健用一首《你是我的眼》捧回了冠军,还获得了“最佳人气奖”,感动了所有人。

竺子健还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就是在高考前,他提前给全班同学写好了毕业赠言,A4纸上写得满满当当,可见他对全班同学的用心程度。

在子健的心里,对老师一直怀有一种感恩的心。“从小到大,老师们都很关心我,我也希望以后当名老师,我的第一志愿是浙大的教育学专业,以后有机会上研究生,我还是会努力考师范类的,当老师是我的志愿。”

徐梦颖:文静的追梦女孩

■记者谢郁翔

走访徐梦颖的时候,她正在给一群小学生辅导暑期作业,五六个孩子把她围坐在中间,梦颖就像一个小老师,有板有眼地给她的学生们上课。这个19岁的女孩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得多。

“学医是我的梦想,能够被医学院录取,我觉得离梦想越来越近了。”徐梦颖就读于江山实验中学,今年高考取得了666分的优异成绩,最终被南方医科大学录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梦颖有着山里孩子特有的坚强,她和家妈一起撑起了家。

梦颖上初三的时候,父亲患肺癌去世了。梦颖回忆说,之前她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是拔尖的,但是由于父亲生病,梦颖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中考前,父亲去世了,因为给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生活每况愈下。初三那年,梦颖的成绩变得很不稳定,时好时坏,结果就差了0.5分,梦颖与重点高中擦肩而过。

没考上重点高中,对梦颖是个不小的打击,再加上一时不能适应新环境,学习没有重点,成绩停滞不前。在文理分班时,梦颖没了主见,最后在班主任的建议下选择了理科。这以后,梦颖渐渐静下心来,上大学的目标已经确定,动力也增加不少,从那以后学习成绩就走上了上升通道,从年段100多名到30多名再稳定在前10。“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但是尝到了进步的快乐以及老师家长的夸奖,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家庭的变故,让梦颖姐妹俩变得懂事了,姐妹俩一起努力学习,放学后帮妈妈到田里摘菜卖菜贴补家用,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相互体贴相互关照。

说起母亲,梦颖的眼角泛动着泪花,“妈妈在江山一个企业的食堂上班,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多元,要供我和妹妹上学,真的太难了。”梦颖说,考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大学,但一年将近8000元的学费,对于家里来说是一大笔开支,所以,她就想着利用这个暑期给孩子辅导功课,攒一些上学的生活费,让自己离大学校门更近一些。

尽管父亲去世已经3年了,但在徐梦颖的记忆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十分清晰,“爸爸临走时对妈妈说,一定要让我上大学。虽然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但妈妈很坚强,一直鼓励我要好好读书。现在,我终于完成了爸爸的心愿,考上了大学。”

本版图片摄影:记者赵华佳

(文中化名系尊重当事人意愿)